

王仁宇 主編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○ 第一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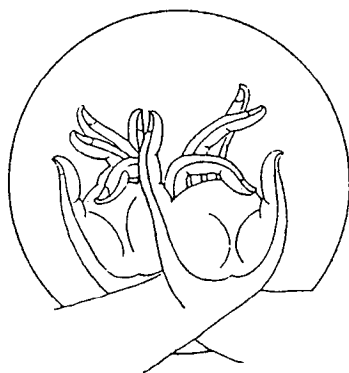
# 唯識 二十論



李潤生

導讀



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書名：《唯識二十論》導讀

導讀者：李潤生

編輯委員會：羅時憲

馮公夏

李潤生

談錫永

主編：王亨之

責任編輯：許育成

美術設計：李小平

出版：密乘佛學會

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聯合出版

發行：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禮頓道一號

(852) 28366088

出版日期：一九九五年八月

定價：每本港幣六十元

出版書號：7 X 32512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-17-1464-8

——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——

# 目錄

卷首語  
總序  
別序  
自序

## 第一部：引論

- 一、作者與譯者
- 二、撰作背景
- 三、本論的主旨、結構與內容概要
- 四、本論的貢獻與影響
- 五、本論的譯本與註釋

## 第二部：釋文

- 甲一、顯教時機、教攝分齊分三、  
乙一、辨時 38
- 乙二、辨機 39
- 乙三、辨攝 41
- 甲二、明論宗體、造論所由分三  
乙一、辨論宗 42
- 乙二、辨論體 42
- 乙三、辨造論所由 42
- 甲三、依論所明，判文別釋分二  
乙一、正辨本宗，破計釋難分二  
丙一、立宗，唯識無境分四 50
- 丁一、立論宗，諸法唯識 50
- 丁二、顯由經說爲證 55
- 丁三、釋外伏難，簡擇唯言 56
- 丁四、明唯識義，舉喻以顯 59

- 丙二、釋外所徵，廣破外執分七
- 丁一、破小乘外道四事難議境無，卻徵實境執分三
- 戊一、四事問答外境無分二
  - 己一、先難
  - 己二、後釋分二
  - 庚一、答非不成分二
    - 申一、答別難不成
    - 申二、答總難不成
  - 庚二、破外救義分三
    - 申一、破大眾部及犢子部等救義
    - 申二、破說一切有部等救義
    - 申三、破經量部等救義
  - 戊二、釋有情、法二無我教，引教難不成，故知唯有識分三
    - 己一、引教證色有別意，成唯識義
    - 己二、引教證色有密意，成唯識義
    - 己三、引教證色有勝利，成唯識義
- 戊三、返破外宗外境非實有，故知唯有識分三

己一、因前起問

己二、論主正破分三

庚一、合破小乘外道

庚二、正破小乘極微不成分二

申一、破極微有合無合不成

申二、破極微有分無分不成

庚三、正破外道極微不成，設破小乘

己三、歸結唯識

丁二、釋小乘等以現量微境有，返破憶持執分二

戊一、釋現量證

戊二、釋憶持執

丁三、釋小乘外道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之失

丁四、釋外難二識成決定、外境非無之失

丁五、釋外難夢覺心無異造行果差之失

丁六、釋外難無境殺等無，返詰他宗之失

丁七、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之失

乙二、結己所造，歎深推佛

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# 唯識二十論

李潤生導讀

## 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### 卷首語

王亭之

近年捐資印贈佛經的人多，而能讀佛家經論的人卻少。近年演繹佛學的著作譯作亦多，只是能引導讀者有系統地讀經論的叢書則未見。爲此，同人等發願，精選佛家經論若干種，編成叢書出版，小乘大乘，空宗有宗，顯乘密乘，規模略具。

光是選印佛經，即雖精心選註，對今日的讀者恐怕益處亦不大。尤其是一些不能讀經論原文的讀者，他們僅靠讀近人的著述來瞭解經論大義，甚容易僅能得一偏之見，因此，便須要指導他們怎樣去讀經論，令其能親自體會經論的法味。這總比靠間接傳播，所領略者爲深刻。此亦猶家廚小炒，終比名廚製作的罐頭好味。

是故「導讀」之作，除註釋或講解經論外，最重要的是指出一經一論的主要思想，以及產生這種思想的背景，同時交代其來龍去脈，即其啟發承先的作用。讀者循序而入，便當對佛學發展的脈絡瞭然，亦能體會佛說一經的用意，菩薩演繹一論的用心所在。

然而由於技術問題，叢書出版次序，並不等於閱讀經論的次序，此點尙希注意。





མི རྒྱལ་དཔེན་ རྒྱུག་གཉེན །།

## 佛家經論導讀叢書

### 總序

要學佛，首先要明白一點，一切佛家經論，其功能是給學佛的人用來研讀，而不光是用來唸誦。倘認為經只能唸，不能讀，而且不必讀，那就未免將全套《大藏經》的意義看低。因為等於把藏經看成廢紙。

要聞法，亦首先要明白一點，所聞者必須是佛菩薩所宣示的法要，而不是講者本人對人生的感受。倘認為由此即可獲得佛教徒的生活指南，那就未免將佛法的涵義貶低，因為佛不只教導人怎樣生活，而且還教導人怎樣解脫。

有些人矢志學佛，卻終身未能聞如來的法義，即由於未能研讀經論，又未能得聞有系統的法義開示。

學佛必須研讀經論，千萬不要以為研讀經論只是「佛學」，而非「學佛」。不讀經論，根本就沒有可能建立正見，沒正見又焉能稱為學佛。

目前坊間談佛學的書刊林立，可是卻少見引導讀者直接研讀經論的讀物。由於古今文字隔阂，若無引導，研讀維艱，這也許即是今日提倡「學佛」，或提倡「唸經」，而不提倡「讀經」的緣故。本叢書的出版，或可滿足一些有志體會佛陀經義及菩薩論旨的人。

佛家思想，並非由不斷發展而來。但其流播於世間的過程，表面看來，卻是一個發展的過程。

這個過程是：原始佛學——部派佛學——大乘佛學。於大乘佛學之中，流播的過程又先顯後密。

如果認為佛家思想由發展而來的，那麼，釋迦就不可能說大乘經典，因為釋迦說法時代，屬於原始佛教。阿難尊者結集佛的遺教，亦並未結集大乘經典。

所以說，大乘經典所演繹的，是佛的密意。稱為「密意」，意思是說，佛於說法時雖未明白說出此意，但其內涵卻實在有這重意思。

因此一切佛學，實在是由上向下的建立。

釋迦先說四諦，然後再說緣起。我們不能說當他說四諦時，不明白緣起，後來說法多年，才忽由四諦發展出十二因緣。若這樣說時，便是謗佛。

佛已得一切相無分別智，但他於弘法時，卻不能一開始就將自己證悟的境界說出，而且證悟的境界實亦無可說，是故他便只能權宜向下安立，說四諦等。

華嚴家認為，佛轉法輪，先說《華嚴》，然後才向五比丘說四諦。姑無論釋迦當日轉法輪的實際情形是否如此，但就由上向下安立這一重意義來說，華嚴家的說法，不能說沒有道理。是故爭論是否先說《華嚴》，便只是爭事實而不是爭其含義。

所以研讀佛經，實在有兩種途徑——

一是按其流播過程，先讀釋迦說法時代的遺教結集經典，如《阿含經》等；然後讀部派時代的論著，如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等；再然後讀大乘經論，此則浩如瀚海，有「般若」、「唯識」、「如來藏」三大系列。

一是按了義與不了義來研讀。所謂了義，是指其法義究竟真實，所謂不了義，是指其法義有若干程度的權宜安立。

如果先按第一種途徑研讀經論，然後再按第二種途徑來重讀經論，對學者來說，應該收益最大。

本叢書中，《雜阿含經選讀》是原始佛學時期的經典；由《異部宗輪論》，可窺部派佛學時代的各部派不同宗義；由是上窺大乘空有二家的思想，以及顯乘密乘的論著，則已能得全部佛法的綱要。至於每部經論所含的法義，以及其屬於那一宗派，表達甚麼思想，則已詳於各經論導讀之中。

佛家發展成許多宗部，固然許多時是由於詮釋經義的觀點不同，但許多時卻實不純由於理論上有紛爭，而是由於每宗部祖師的個人實修，其所領悟的境界有所不同。將不同的境界用理論表達，因而便有種種不同的傾向。例如中觀家傾向於領悟一切法的本體，由此便說一切法無自性；唯識家傾向於觀察一切法的現象，並由此領悟本體，由是便說唯識無外境。密乘甯瑪派同漢土禪宗，其「大圓滿」即是直接證入諸法實相的祖師禪，由是便說如來藏。

所以於研讀經論之時，其實不宜將之視為理論的研究，實宜用之於修持上的配合。藏密古師有四宗部理論，配合四續部（事續部、行續部、瑜伽續部，以及無上瑜伽續部）修持的說法，後來雖被格魯派加以否定，其實這說法亦甚值得參考。關於這點，於本叢書的《四法寶鬘》導讀中已有說明。

如果將各宗部的理論，跟實修聯繫，那麼，研讀經論的層次，便當與純理論研究有所不同。這重意旨，希望讀者能夠領悟。

本叢書出版，時間有點倉促，兼且限於人力，當有許多不足之處，尚祈讀者賜予指正。尤其是關於編輯的觀點，以及導讀的觀點，望能集思廣益，於以後編印第三輯時，能做較為完美。

## 別序

### 別序

本論與《唯識三十頌》是唯識家的兩本重要論著。本論主破，「三十頌」主立。所謂立，即是完整地建立唯識家的理論，所謂破，即是站在唯識家的立場，批判跟自己主張不同的敵論。

有破有立，是印度哲學的傳統，故在唯識家以前，佛教大乘空宗的龍樹論師、提婆論師，亦撰述廣破外道與小乘的論著。例如提婆的《百論》，即以破為主，在空宗一系列論著中的地位，相當於本論。

本論的宗旨，是「唯識無外境」。故本論所破，即是廣破一切與此宗旨抵觸的理論。所破的對象，包括外道與佛家的小乘，同時亦破及一部分大乘空宗的流派，此流派主張唯有「意識」，不說有「末那」與「阿賴耶」二識，故唯識家便稱之為「一意師」。

佛家大乘學派大致上都同意釋迦三轉法輪的內容。初轉法輪說小乘法；次轉法輪說般若；末轉法輪說唯識。

可是，對三轉法輪的性質，卻有不同的說法。唯識家說，初二所轉都屬不了義，末轉法輪時，釋迦才說了義法。

但中觀家（尤其是中觀應成派），卻力主初轉及末轉法輪都屬不了義，唯次轉法輪爲了義。

應成派學說的發展，有兩大結穴，一為印度的月稱論師，一為西藏的宗喀巴大士。他們都各有專論討論這個問題。

中觀家的瑜伽行派（後來發展為西藏密宗寧瑪派），根據《楞伽經》等主張「如來藏」的學說，雖大致上同意應成派的說法，但對唯識學說卻十分重視。在判教時，認為中觀與唯識都屬不了義，唯「如來藏」說爲了義。因此這一學派便稱爲「大中觀」。

關於「大中觀」的說法，未見印度論師有破論。即本論亦未見有破及「大中觀」之處，因爲「大中觀」亦承認「唯識無外境」，同時承認意識之外有末那識與阿賴耶識，此與世親論師所立宗義全同，是故便不受破。

近代有些學者，將中觀與唯識兩種學說機械地對立，尤其執於了義與不了義的說法，立論之時勢同水火，實在失於持平。

站在中觀家的立場，應該認識到，世親並非破龍樹的「緣起」與「中道」。他實際上是從宇宙現象與人類心識關係的角度，來闡釋龍樹的學說。是故不應將唯識學說視爲敵論，因爲「緣起性空」的宗旨，彼此相同。

後世唯識家固不服中觀應成派的論旨，但奇怪的是，卻又同時否定「如來藏」，對印度西藏有關「如來藏」的一系列經論予以蔑視。這則是由於他們根本不瞭解「如來藏」思想。拿着一個錯誤的認識來批判，所批判的，其實便只是自己的誤解，而不是「如來藏」思想本身。

關於「如來藏」思想，本叢書《楞伽經》導讀已有詳細闡述。現在只能很簡單地概括。

別序

心識本來清淨，當它不受世俗生活的貪瞋痴三毒污染時，這心識我們姑且名之爲「如來藏」；但當心識起受污染的功能時，我們便稱之爲「阿賴耶識」。

然而有一點卻十分重要——「如來藏」並非與「阿賴耶」相對。因爲「如來藏」只是心識不受污染的功能，並非清淨的功能（清洗污染的功能）。與污染相對的概念是清淨，不是不受污染。

凡夫於世俗生活中，心識恆常都受污染，所以只能針對着「阿賴耶識」來修道。這便是中觀瑜伽行派的修道宗旨。由是他們便非重視唯識學說不可，他們認爲，《楞伽經》中其實已說唯識，因此他們的見地，有許多地方與唯識學派和同。

研讀本論，對上述必須有一基本理解，然後才能明白本論所破的對象，以及本論在佛學中的位置——跟甚麼佛家學說對立，跟甚麼不對立。

亦必須這樣研讀本論，然後才能對佛法有全面的理解，不偏唯識，亦不壞唯識。

中觀瑜伽行派，不偏空有兩邊，既說般若，亦說唯識，如是以說「如來藏藏識」，學者或以爲是企圖調和中觀與唯識兩家，其實不是。

一切佛教流派的理論，都是實修所證。先有證悟，然後才有理論，並不是先有理論，然後才按這理論去安排一套修行的方式。因此中觀瑜伽行派的觀點，即是他們修「止觀雙運」時所證悟的觀點。



在修「止觀雙運」時，由「止」（將心識專注於一法），可以體會到「唯識無外境」，因為本尊與壇城等都由心識生起；與此同時（必須是同時）修「觀」，則是觀所緣之法（如本尊壇城）的空性。

這樣修習，便可以在定境中體會「如來藏」，亦即體會心識不受污染時的狀態。由體會進而證悟，便是「大圓滿」的修習次第。

所以中觀瑜伽行派不壞唯識義，並非在理論上作調和，只是實修的境界。中觀學者若不從實修去考慮，往往便會認為中觀瑜伽行派的中觀思想不徹底。

對於本論，若從修「止」的立場去研讀，便全覺得興味盎然，不是純粹的理論。

王亭之於圖麟都